

传奇故事
跌宕起伏

贾母身穿寿衣，口中含一枚铜钱，脸盖白绫，胸压铜镜，枕白布鸡枕。贾母头前方放了张桌子，支着贾母的画像，桌上点了一盏灯，谓长明灯，昼夜不息，另外供了一只鸡，谓刀头鸡，鸡身上还着插一双筷子。

在母亲灵前痛哭一场后，贾勋变得愈加冷静。久不露面的贾虎回来了，有虎叔在贾勋的确省心不少。贾虎连夜派人贴白纸于大门，遣人向众亲报丧，请来古圣寺住持为贾母超度，在请示贾勋后也派人向梅协报告了有关情况。

42

梅协赴贾家吊唁

古圣寺住持连夜赶了过来，为贾母超度。佛教中的超度主要是反复诵读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。

诵读一遍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约需一个半小时，古圣寺住持连续诵读了七遍，天已微亮，方退出休息。

据说，读经是消业障的第一步，以后坚持在心中默念“那摩(南无)地藏王菩萨”名号，可使本人逢凶化吉，转变不好的命运；如果坚持每天念一千遍，念满一千天，可使本人一生平安富足。

1944年腊月廿二，天气阴沉，寒风凛冽。在牙庄村东窑贾勋家，人们忙着葬礼之事。

这时梅协、木村身着黑色礼服，骑着马，带一队日军骑兵，走在去牙庄村的路上。天色愈发阴暗，寒风飕飕地吹着，梅协、木村不由得夹紧胳膊。木村嘟囔道：“这鬼天气！”

进了牙庄村，街巷里几乎不见人影，遇见几个人也是行色匆匆。

下了东窑石头坡，已能听见一班响器在不停地奏着《秦雪梅吊孝》，哀乐低回，山谷悲怆，苍色山沟，尽显荒凉。

贾勋家在东窑沟北坡，高门楼外墙上贴满了白纸，大门两侧摆满了花圈。约有一个连的皇协军站在街上，持枪肃立，窑顶上至少站有一个排的士兵，还架起了四挺轻机枪。自梅子在婚礼上被刺后，梅协几次要求务必加强重大活动的安保工作。现在战事吃紧，八路军、游击队四处袭击日军，还有土匪到处流窜作案，让日军防不胜防。

一群披麻戴孝者，在贾勋家门前恭候迎接前来吊唁的人，见梅协、木村走近，贾勋率自家弟兄包括堂兄弟十几人一齐跪下、磕头，梅协连忙上前搀起，贾勋等人起身陪梅协、木村进院。一队日军在外警戒。

进了院内，哭声扑面而来，梅协、木村走到贾母窑洞外站定，贾勋等人连忙在窑内贾母两侧跪下，执事喊：“行礼啦！向贾陈氏老太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。礼毕，请到客堂歇息，等会儿用餐。”贾勋起身，陪梅协、木村到大门右侧客堂，贾虎已经在里面静候，见梅协进来，他慌忙给梅协让座，待梅协坐下后，贾勋才在另一侧落座。贾虎、木村分别站在贾勋、梅协两侧。随后，杨春进来倒茶：“太君请用！”说完退出，在门外站定。

梅协劝道：“还望贾勋君节哀顺变！”贾勋真诚地说：“司令官，还有木村中队长屈尊前来，鄙人不胜感激！”梅协正襟危坐，说：“贾勋君，需要皇军做什么，但讲无妨。如果不是战争，我们必定亲如兄弟！”贾勋点头致谢，说：“在下有两件事须向司令官禀报，还望司令官阁下定夺！”

梅协说：“请贾勋君直言。”

梅协说：“请贾勋君直言。”

梅协说：“请贾勋君直言。”

梅协说：“请贾勋君直言。”

梅协说：“请贾勋君直言。”

“向您报告的第一件事是，梅子被刺的案子已经侦破。”贾勋看到梅协眼中的关切，“凶手是庞嘴村的张二狗，作案动机是皇军无偿征用了张二狗家的骡子，他怀恨在心，一心想杀日本人，以解心头之恨。”

“张二狗怎么知道梅子是日本人的？”

“这也是我不明白的事。经继续追查，张二狗的母亲无意中透露，是庞嘴村的保长说的，保长答应二狗，如果他杀了梅子既可报仇，还可得到一头骡子。我们抓了保长，经审问保长对此供认不讳。”

“好！”

“但保长还不是幕后真凶。”

“那真凶是谁？”梅协咬牙切齿，话音未落，听见身后扑通一声，像是一截木头栽倒在地，回头一看是木村跪在那里。

“是他？”梅协大惊，立马站起朝着木村狠踢一脚，骂道，“八格牙鲁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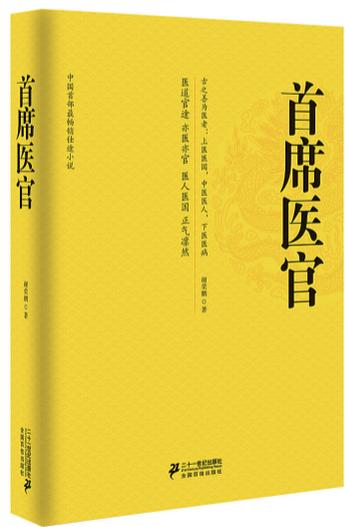
“司令官切莫生气，请坐下听我细说。木村也不是故意犯上作乱，他只是想弄伤梅子，本意是报复海严。”

“报复海严？”

“是的。因为海严让他做不了男人。在汤王庙，木村遇到了袭击，木村向您报告是土匪袭击了他。”

“原来如此。”

(摘自《玉色媛姿》贾海修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)



出奇制胜
妙手回春

“一、二、三……八、九、十！”曾毅喊到十的时候，方南国猛然将憋在胸中的油气呼出。

几乎就在呼气的同时，方南国的脸色瞬间煞白，冷汗从鬓角淌了下来，他发出一声低沉的哼声。

冯玉琴一下就从沙发上站了起来，她知道，这是方南国伤病发作时才有的症状，一颗心顿时提到了嗓子眼。

邵海波脑袋一蒙，心想完了完了，这回曾毅又闯大祸了，他顿觉口干舌燥，手里的茶杯差点儿掉在地上。

37

医治旧伤显身手

唐浩然则快速站起身，准备去把止痛药找来。

“呼……舒服啊！”

方南国油气呼尽，却突然道了一声“舒服”，把冯玉琴和唐浩然都搞蒙了。

“是不是先感觉猛地一痛，然后觉得背上的骨头都松开了，很舒服？”曾毅没有一丝一毫的意外。

方南国说：“是这个感觉。”

这种感觉又何止是舒服啊，因为伤病的原因，方南国平时连弯腰都有些困难，时刻都觉得背上有一块大石头压着。而刚才一呼一吸之间，背上就觉得一轻，整个人都跟着舒服了不少。

曾毅眉间的凝重之色此时也淡了几分，他说：“这是个好事情，说明您这处老伤还有痊愈的希望。现在方书记再把两只手互换一下位置，按照刚才的方法再来一次。”

方南国此时已经感到了这个法子的的好处，不等曾毅再吩咐细节，他就按照刚才的步骤重新做了一遍，片刻之后，方南国又是一声“舒服”。

在场的人都松了一口气。邵海波坐下之后，觉得后背凉飕飕的，刚才他出了一身冷汗，竟然丝毫未觉。

“小曾的这个法子不错，很不错！”方南国舒服地靠在沙发背上，平时严峻的脸上，此时露出了一丝笑容。

“以后如果伤病发作，方书记就可

以用这个法子来缓解疼痛，非常有效。”

“哦？”方南国的眉角抬了一下，其实他对治好这个旧伤，早就不抱什么希望了。已经30年了，如果能治好的话早就好了，但是如果能在发作的时候稍微缓解一下痛苦，他也是很有趣的。

“另外还有一些缓解疼痛、疗伤的按摩手法，回头我会向唐秘书仔细讲一遍，让他也学一学。唐秘书常在方书记身边，如果能坚持每天为方书记按摩一小会儿，时间长了，会收到很好的效果。”

唐浩然瞥了曾毅一眼，脸上虽然毫无表情，心里却是非常感激。这个朋友自己算是没有白交啊，这种好机会他还能想着自己。方书记位高权重，除了民生大计，能够让他烦心的也就是这个老伤病了。如果自己能够为他缓解痛苦，甚至是治好他的伤病，到时候领导自然心里有数。

想到这里，唐浩然就掏出随身携带的小本子，准备一会儿把曾毅的治病方法都详细记录下来。

“光是缓解也不是个好办法。曾毅，你有没有办法治愈这个老伤？”冯玉琴和方南国的想法不同，只要有一线治愈的希望，她都愿意去尝试。方南国现在年富力强，还可以硬挺着，可是以后终究会老的，总是这么强忍着，哪一天是个头啊。

“办法是有，只是这个伤拖得太久

了，恢复起来需要一定的时间。”

“需要多久？”冯玉琴问。

曾毅想了想说：“每周按摩一次，再辅以针灸治疗，半年的时间应该可以恢复。”

“那就这样定了吧，以后每周让曾毅过来按摩一次。”冯玉琴看着方南国，“老方，你的意思呢？”

方南国喝了一口茶，片刻后，微微点头：“就周末吧。”

有了方南国的点头，事情就算定了下来。以后每个周末，曾毅来省常委一号楼为方南国做一次按摩治疗。

现场的气氛也比刚才活跃了一些，曾毅开口问：“方书记，能不能冒昧问一句，您这伤是怎么来的？”

方南国放下茶杯，脸色变得有些沉重，良久无语。

唐浩然立时捏了把汗，在这常委一号楼里，从来只有方南国问，别人来回答的情况，绝对不会有人去主动开口发问的。不是大家不想问，而是不敢问。上意难测啊，你知道领导心里是怎么一个想法吗？一句话讲错了，就会让你追悔莫及。

像这种涉及领导隐私的事，更是提都不敢提，唐浩然跟了方南国这么久，也只知道方南国有这个旧伤，但怎么来的，他根本不敢去问。

(摘自《首席医官》谢荣鹏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出版)